

—

又是一个星期日。他穿着一件褪去原色的风衣，一双看破世间喜怒哀乐愁的眼睛透过花镜瞄着周围的某件东西，身边放着三脚拐杖和随手拎着的小包，抽着烟，像是有什么心事，坐到位于小区院落中间轮型花畦边上。被人世无情的风雨吹打过如霜降般的头发随着清风飞舞着。

我下车走到他身边，说道：“巴老师，您怎么不在家等着呢？”

“总待在家里闷得慌。图努日，你不是说这个礼拜要去看你妈妈的嘛，怎么没去呢？”说完，他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

“正要去的时候赶上我们家那口子出差了。没办法，只能推迟到下个礼拜去了。”

“老人总爱念叨着孩子们。下次，从家里出发的时候再给准信儿。这个时候，你妈妈煮了奶茶，不时地走出屋子，看着小山顶看得都快塌陷了。可怜的！”

这句话就像根针，刺痛了我的心灵。

“哎，糟糕！我这一句回家看看，说得我妈妈都坐立不安了呢。”我就像个惹了事的孩子，低头看着脚尖。“今天我想和儿子出去兜兜风，晒晒太阳。”

“哦，那我们就来个郊游，看看天高云淡，让石头回归到大自然，顺便散散心吧！”说着，他拄着拐杖起了身。

二

人世间的缘分可真是个微妙的存在。5年前，我们与这位巴达拉夫老人一同搬迁到现在所居住的小区。碰巧，还住到了上下层。巴达拉夫老人虽年近八旬，但是他性格开朗，更为叫绝的是他还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眼力。

都说老人是小孩子心中的一座大山，这句话还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这栋楼的几个小屁孩是他们家的常客，尤其他的儿子活像是被寄养到他们家了。要是家里有什么同样的东西，儿子便跟我说：“妈妈！把多出来的一个给高个子爷爷吧，行吗？”

高个子爷爷对我儿子也是疼爱有加。从北京、呼和浩特寄来的珍贵礼物，上等的东西最终总是归我儿子所有。我就好奇，这一老一少怎么总有说不完的话。

“你的儿子比他们几个聪明而且懂事。”高个子爷爷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听得我心里暖暖的。我们家做了可口的饭菜，必须有老人的一份。如果我和爱人出差，回来的时候必须带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们3个人热热闹闹地谈论着，不一会儿到达目的地，把车停到了宝丽干山腰的苏门湖边上的一处高地。“爷爷，我来帮你。”一下车，儿子就从后备箱里搬出凳子，还给爷爷拿着拐杖。

“我的大眼睛孙子，可算是会照顾人了。这样一来，高个子爷爷不想老都难哟。”爷爷轻轻吻着儿子的额头。他说：“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人和动物得到的恩赐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上帝的宠儿。每每走到原野上，我的全身都会变得轻松有劲儿。”老人就像个孩子，高兴得合不拢嘴。

“喳，喳！我们给宝丽干山磕头祈祷，让碎掉一块儿的紫石回归故里吧！”闻言，我和儿子两个人也跟着老人跪了下来，给山神土地爷磕了头。巴老师双手合十紧闭着双眼，嘴里不停地祈福着。

“喳，孩子们！把带来的食物祭献给山神吧！”过了些许，老人说道。

“妈妈，让我来吧！奶奶已经教过我了。”说着，儿子赶忙从包里掏出准备祭献的食物。

巴老师小心翼翼地从自己随身带着的包里拿出裹在哈达里的那一颗缺角的紫石：“孩子，你手轻脚快，去把这块石头放到那棵树旁边吧。”

我的儿子抱着包裹，朝着山上跑去。看着不时地回头望的儿子，我在心中想着很多往事，绕着湖走了一圈。等回到原点的时候，看见巴老师拄着拐杖已经走出很远，出神地望着前方。

儿子出色地完成了高个子爷爷交给的任务，挥舞着双手从山上跑下来：“爷爷，我把紫石放回家里了。妈妈，我已经长大了。”儿子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天真地笑着。

“我的孩子，你已经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了。”巴老师先一步迎了过去，亲吻着儿子满是大汗的额头。

“巴老师是不是很累呢？”我问道。

“喳，我也有些日子没有靠着家乡的石头了。”说着，他指了指小山丘脚下的一块大磐石。

“哦，那我们就过去吧。”依照他的意愿，我和儿子两个人把带来的野餐摆在大磐石旁边。依靠大磐石而坐的巴老师就像盘腿坐在炕首般安详。

巴老师看着远方的氤氲，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说：“图努日，最近老师总觉得有不祥的事情要发生似的。自从那天这两个小家伙摔碎紫石后，我心里就老想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没过上几天安逸的日子！离开自己的至爱亲朋，临老的时候

紫石之痛

□苏·乌日娜(蒙古族)/作
哈斯格曰乐(蒙古族)/译

还……”说着，巴老师用力吸了一口烟，双眼浸满了泪水。原先，他可不是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啊……

三

匆匆岁月，诉说着无情的人间烟火。很明显，望着远方山头的巴老师心中已经想起许久以前的沉痛历史：

“从动荡的岁月开始说吧。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背上‘国际间谍’的罪名，含冤死去。追究其根源，源于放在家里的一把进口手枪。早些时候，父亲在张家口做买卖，碰上一位遭遇劫匪打劫、侥幸逃出来的喀拉喀好汉，用自己的马换了他的手枪。却没有想到这件事日后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那个时候，我正被流放到牧场摊上了放羊的活儿。作为长子，我没能为父亲送终。两个彪形大汉整天形影不离地守着我……那一天，我自出生以来头一回放声大哭了一场。自父亲去世之后，我懂得了活着就是人生最好的回报这个道理。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什么样的想法都会产生。那个时候，我可以逃到异乡。那些人已经看出我是条硬汉，皮鞭不可能使我屈服于他们，便用心灵战术对付我。就算是我走了，但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会对我可怜的母亲和几个弟妹下死手。一想到这一点，我便没有离开。”

“父亲去世没过多久，我们家又遭遇了一场沉痛的打击。事情发生在晚秋凄凉的雨天。我的妹妹发烧了整整一个晚上，母亲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派上用场。我去了7次住在10里之外的大夫家也没能请得动他。那个年代，谁都不会医治一个‘魔鬼’的孩子。就这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身患重病的妹妹与我们阴阳相隔。想到一个含苞待放的小生命被无情的死神带去，我的内心犹如刀绞般疼痛，脑子里变得一片空白。那一天黎明时分，我用勒勒车推着妹妹的尸体，将她安葬在山上。那一刻，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我的心却在滴着血。从那一刻开始，我无法自拔地爱上了黎明时分。心中缅怀那一刻，犹如报晓的小鸟，早早起身的时候，我的妹妹就好像站在那里向我微笑着。现在想来，我妹妹得的是结肠炎。”



四

过来找巴老师的人们有时会摁错了门铃，于是问道：“宝老的家住几层哪一户？”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凡是过来找他的人，嘴上都说着“宝老”，一次都没碰上过称呼中携带不敬的人。对于这件事，我深感好奇。

自失去妹妹之后，巴老师心里暗下决心，要成为家乡德高望重的名医的入门弟子，后来果真如此。家乡的人们都说巴老师从小心灵手巧，学东西也快。所以，找他帮忙的人也多。更为神奇的一个传说，是给他家看病完病，拉起马头琴或者吹着笛子唱起歌的时候，起初还卧病不起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起身下炕了。据说，他自制的用紫石碎片熬制的汤药有奇妙的疗效，所以老医生给他起名为“宝日”（“紫色”蒙古语意为“宝日”）。

有一次，邻村的一位大哥生病进京治疗也没有见效，在旗医院输液度日的时候哀求家里人说：“让我见一见宝日吧，只要见了他，我死而无憾。”没有办法，家里人领着他来到了巴老师家中。巴老师结合老师的药方和自制的药物使这位病人远离了死亡。

“托宝日的福，我健健康康地活到了今天。”直到现在，每到逢年过节，他们一家子都会过来看望巴老师。

就连巴老师自己身患重病，去各大医院就诊都没有见好，后来服用了自制的药物反而将重病根除掉了。

之后他还去呼和浩特复查，大夫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说：“你这个人真是奇怪，诅咒自己得病吗？”

从那以后，他健健康康地熬过了20年时光……

五

我眼含着泪水听完了巴老师讲的故事。

“我总觉得，家乡的每一粒沙子、每一块石头都向我传递着过早离开人世的父亲的呼吸声。为了慰藉思念父亲的心灵，我从血气方刚的20岁就开始收集家乡的石头，爱护着家乡的每一块、哪怕是碎成一片的石头。物欲横流的今天，石头变得比人还娇贵了。家乡的那些山峦就像只被挖出双眼的老鹰，在叹着气，在呼喊着什么，‘大地的伤痛不容易愈合，就算挖出小到钉子眼般的窟窿，也会听到它的呻吟声。切记，一定要将它恢复原状。’这是一句祖先的箴言。要不然，我们将再也感受不到它尊贵的神态。”

“我收藏在家里的每一块石头似乎都有灵气，总觉得在和我诉说着什么。它们都有名字呢。”

“姑爷也眼馋我那几块石头，有好几次说要请专家鉴定的，我就回敬了他一句‘等我死后再做打算吧’。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敢在我面前提及这件事情。”

“那天，这两个孩子摔碎的是以我发小丹巴的名字命名的石头。它跟了我40多年。丹巴和我是依着宝丽干山威武的雄姿、喝着苏门湖清澈的泉水长大的好朋友。他身材矮小，人们都说我们俩‘骆驼配山羊，赛过神仙伴侣’。但我们两个人一直是最要好的朋友。我父亲出殡的时候，丹巴去了。他在埋葬我父亲的地方做了标记并且告诉了我。他是我的大恩人。只可惜，他酗酒，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说着，巴老师深深叹了口气。

直到今天，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过来那天这两个淘气鬼不小心摔碎了巴老师的这块石头，害得巴老师几天都没给我们好脸色看的真正原因。

“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嘛！看看这老头气成这个样子，至于吗？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想起另外一个淘气孩子的妈妈说的话。

“唉，孩子们不懂事，惹您伤心了。”我活像个惹事的孩子，低声说道。

“这块石头也随着主人的性子，想家了吧！”像是在隐藏心中的哀愁，巴老师勉强笑了笑。

六

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伴侣和他的子女就是他的全部、他的世界。

“我的老伴可是我坎坷人生的依靠。她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又作为我生命中的左膀右臂，真是苦了一辈子。可怜的！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在老去的时候，有一个又懂又疼的伴侣在身边，可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事情呢。孩子，一定要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最近我总是梦见我那可怜的老伴，可能是要过去陪伴她了吗？”说着，巴老师又一阵叹息。

“巴老师想得太多了，可能是您最近休息不好的原因吧！”我试着去安慰他。

“比起你们，我给予孩子们的爱是远远不够的。我努力着要去抚平内心的创伤，将两个孩子好好地拉扯大。我的两个孩子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个个都学到了真本领。可要命的是，临老的时候亲人们都不在我身边。北京和呼和浩特这两个地方，我是住不惯。有句话叫做‘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故乡水’呢。没办法，孩子们只能在乡下给我盖了带有地热的房子。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回乡下了。”这时，一直听着我和巴老师对话的儿子把脸贴到巴老师胸脯上，哭着说道：“高个子爷爷不要走，以后就住在我们家吧！晚上，您要是觉得害怕，就让我陪您睡吧，我现在都成大人了呢。”

“妈妈，不要让高个子爷爷走，好吗？”看着泪眼模糊的儿子，我也禁不住流下了感伤的眼泪。

“有空，你们两个可一定要去看我呀。从这里出发，不一会儿就到了我在乡下的家了。”巴老师抚着儿子的头发说道。我看他的眼眶盈满了泪水。

“妈妈，不要让高个子爷爷走，好吗？”看着泪眼模糊的儿子，我也禁不住流下了感伤的眼泪。

“喳，喳，三代人就这样在荒郊野外哭哭啼啼的，可别吓坏别人了，我们回去吧。古自以来，人类就享受着大自然的和谐，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得过这种厚待。今天，我就像回到了童年，看着宝丽干山的雄姿，和你们两个人过了无比快乐的一天。”巴老师换了话题。

我们三个人收拾完东西，踏上了归程。

“须弥山威武地耸立着，艾呼我心爱的杜丽玛，雄鹰在山间飞旋鸣叫，阳春三月温和的季节，艾呼我心爱的杜丽玛，爱你的心总向往着你……”巴老师轻声哼唱着这首歌。他就是那些用一生演唱着这首歌的人中间的一位。

几年后，巴老默不作声地去了自己终将要去的地方。

家乡的长者就是这样！遇到困难，他们虽像家乡的紫石般坚强，但在脆弱的时候像一朵花儿，也会经受不住任何的打击。

家乡的紫石！

坚硬与柔软

有人说在某处看到了早春第一波油菜花，看得心花如菜花般绚烂，不禁怀疑，赏个油菜花，真的要舍近求远到罗平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

当我站在曲靖市罗平县金鸡峰林前那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面前时，以为会像以往那样，面对万亩花海，内心的澎湃肯定会令我想要喊上那么几嗓子，可是我没有。我只是安静地立在一朵朵花的身旁，伸出手来轻轻触碰了一下那些嫩黄的脸庞，一抹柔软便在我心中荡漾开来，刹时间湛漫如水，泛滥成海。

仿佛一种纯粹的黄是没有尽头的，它们恣意地在这片叫罗平的土地上绽放着，风来它们舞，雨来它们迎，人来它们笑。有时候，在五花八门的世界里待久了，忽然面对这么明净的纯粹的铺天盖地而来的黄，人不禁会呆立当场，根本不想说话，半句都不愿说，只想迎着风竖直双耳站在这片干净的泥土上聆听花们在说什么，我相信，我们是懂得彼此的。

网上曾流传这么一句话：“每年春天在武大看人海，是每一朵樱花的梦想。”我觉得倒很符合此刻的场景。看眼前那一大片在风中摆动的黄色花朵，海一般掀起一层又一层花浪，仿佛一个个少女不断托起心中的念想，起起落落不停歇。或许我也该说：每年春天在罗平看人海，是每一朵油菜花的梦想。诸位看客，来吧！请“成花之美”。

蜜蜂们早已从四面八方赶来，一头栽进朵朵黄色花心里，铺天盖地而来的“嗡嗡”声，就那么一个简单音符，无需过多华丽的乐章，便奏起了一场盛大的春之交响乐。幻想一勺蜜蜂采来的春意，让布满尘埃的五脏，填满风雪月，填满如春四季。这一刻，醉在漫天无际的花色中，只想我的余生，即使没有谁的呵护，也能在恬淡里沉睡，在蜜意中醒来。

当然，其他地方的油菜花看来也很美，也一眼望不到边，那些花儿们长得颇像江南女子，纤细、秀气、娇羞欲滴，在田垄间柔情似水地延展开去；而罗平的油菜花，长得一点都不客气，人往花前一站，个头竟然被比了下去，有哪里的油菜花需仰视才得以见？告诉你吧，罗平。这个古时唤作夜郎城的地方，人和花都这么有个性。

罗平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有一种慨然之气，粗犷而又不失其细致，坚韧又不失其柔软。在这一眼看不到边的花地中，有一座座墨翠的山不容商量地穿插在其间，像一个个沉默的武士站在那里，守护着万千花神。罗平之美，就美在这山的坚硬与花的柔软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简单的事物，或者人心，往往因为一份纯粹而变得更加强大。罗平的油菜花之所以声名远扬，我想正是因为它一直以来的简单纯粹吧！

灵性的多依河

“很小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天上飘来绿丝带，变成了多依河……”几年前，无意中听到一首朋友刚创作完成的关于多依河的歌曲，歌词生动，旋律优美，故而印象深刻，但当时并没深究多依河到底在哪个地界。

那一天，众人沿着一条绿得透亮的河道行走，两岸古木亦用满身碧翠深情地呼应着，整个世界似乎都被绿色占领了，当我惊叹这里的美时，他们告诉我这里是多依河。河岸沿途有巧手的布依族乡亲在卖一些草编或木制的小玩意儿，我像个孩子一般逐个逐个捧起来观赏，啧啧称赞着。老乡只憨厚地笑着，就算你光看不买他一样笑眯眯，说这都是些简单活路，不稀奇的。我买了个花环戴在头上，先不管其他了，就当自己正是花季少女，蹦蹦跳跳继续向前冲。见到九龙潭奇景时，同行的人们赞叹瀑布群的美丽与壮观，走上前争相留影，也难怪，满世界的绿之间忽见一片银色的水潭飞流直下，真如仙境一般。我倒是更喜欢稀罕河岸下那条绿丝带一样流淌着的河，从小对原野对河流的亲近促使我顺着湿润的泥土往下走。我觉得我一定要捧一掬多依河的水洗脸才能安心，甚至，我想偷偷尝一口多依河的水是什么味道才觉得过瘾。

一个包着白色头巾的布依族女人与我在航道上相逢，她弓着身子吃力地往湿润的河岸上爬。黝黑的脸，牙齿很白，身着藏青色的绣花布衫，布衫外围了一大块果绿色的围裙，围裙上有一个夸张的口袋。女人皱黑的手里提着一个大网，网里有物体在跃动着。见我下来，即刻闪到一边对我善意地笑着。我问那是鱼吗？答说是，是多依河里最多的黄辣丁，原生态的，准备拿上去烤给游客吃。

不知为何，听到烤了吃，再看着网里挣扎的鱼儿们，我心里忽然痛了一下。我说大姐等等，你这鱼卖给我吗？她说行啊！走走走，上去我帮你烤好，撒上盐很香的，你请你的朋友们吃。我说是不是，我就买了把它们放回河里。啊？放回河里？我辛苦了一早上才捉到这么多，你要放？我说嗯，放了。谈好了价钱后，大姐接过钱来，可亲的笑忽然收起了，一脸庄重地将钱慢慢卷起来，小心地放到围裙那个夸张的口袋里，还不放心地往里轻轻按了按，完了抬头对着我又是一脸灿烂。

热心的大姐帮着我把鱼提到河边，我们合力把渔网打开，几十条小黄鱼兴奋地冲出渔网，摇头摆尾地向河流深处游去，很快就无影了。有几条似乎不愿走，围在我脚边的浅水处绕圈圈，大姐捡了根小树枝，帮我驱赶它们，却怎么赶也不走。大姐说这些小家伙好像舍不得你哎！我心里顿时一暖，便蹲下身去用手撩拨它们，嘴里道着再见，叫鱼儿们快回水里的家去。鱼儿们这回好像听懂了，慢慢游进了绿丝带一般的河流深处，远处忽然有水花溅起，是它们在欢呼跳跃吧。

我始终相信，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灵，天有、地有、人有、花有、草有、树有、河流有、山川亦有。多依河如此灵秀之地，水里的鱼儿有灵性，那是很自然的事。